



在出版界唯一意义深远的效率就是出众的品位
一部集口述历史、叙事性史料和作者个人亲历感想于一体的纪实性读物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黄金时代

美国书业风云录

The Golden Age of Great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Their Editors and Authors

美国书业黄金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处处充满摄人心魄的品质，时时散发令人渴求的魅力。
发生在「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和出版人的故事，构成了全书的每一章每一节。我们读到的大都是故事和细节，深切地感受到故事和细节中人的灵魂，真切地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编辑出版职场的氛围，以及传统书业特有的纸张油墨的气味。——聂震宁

(美) 阿尔·西尔弗曼 (Al Silverman) 著 叶新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美) 阿尔·西尔弗曼 (A. Silverman) 著 叶新等译

黄金时代

美国书业风云录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Al Silverman.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The Golden Age of Great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Their Editors and Authors.

Copyright © 2008 by Al Silver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bin Strau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Robin Straus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9-32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美)西尔弗曼(Silverman, A.)著;叶新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4

书名原文: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The Golden Age of Great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Their Editors and Authors

ISBN 978-7-111-30458-6

I. 黄… II. ①西… ②叶… III. 图书-出版工作-文化史-美国-20世纪
IV. G23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158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章集香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42mm·22.5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0458-6

定价:4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书比人长寿

切斯瓦夫·米沃什

然而书终将被放回到书架上，那曾出现过的，

单个的生命，依旧鲜活

如同秋日树下闪光的栗子，

被触碰，被宠溺，开始生长的它

无视于地平线上的火，摇摇欲坠的城堡，

跋涉中的部落，转动的星球。

他们说：“我们在”，即使书页

被撕下，或蚕食文字的火焰

燃得正旺。他们的存在

要比我们料想得持久，一丝微弱的温暖

也随着记忆、离散和枯萎一起冷却。

我想象着我已不在时的地球：

没有变化，没有缺失，依旧是光怪陆离的盛会，

女士们的服饰，带着露水的丁香，山谷中的歌声。

而书终将被放回到书架上，高贵的出身，

源于人类，也源于光辉和高度。

（注：原文为波兰文，由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罗伯特·哈斯译成英文）



推荐序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叶新先生感谢我为他领衔的译著《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作序，而我却要感谢他邀请我来做这件事情。为他人的著作写序作跋本来是老大难事，因为空话无益、套话无趣、溢美无聊而实话难工。可为本书作序，我却要反转过来感谢对方，说来却是有其原委的。我近来十分希望读到更多的介绍国外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著述，故而在接到本书清样时，心里就有一阵不期而至的欣喜。及至展读清样，发现全书竟囊括了120多位美国书业“黄金时代”的编辑和出版人，顿时有如入宝山之惊奇。此外，我还发现书中写到了我的一位美国出版界友人，前不久我和这位友人刚刚合作做成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事情。尽管这是我个人意外而亲切的收获，但其中却也昭示了一些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意义。我将在这篇序言结束前谈到此事。

我相信，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内，如我这般喜欢《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者，肯定大有人在。近些年来，介绍和研究欧美出版业的书籍文章，多显赫于产业的规模、战略、资产、跨国一类宏大叙事之上，仿佛出版产业成功的奥秘全在于跨国公司董事长和CEO们资产经营、战略部署的奇思妙想、帷幄运筹之下，这显然并不符

合出版产业的全部实际和核心规律。出版产业最普遍、最核心、最生动且影响最久远的总是出版物和从事出版物生产经营的编辑和出版人。眼下，有这样一本讲述和研究美国书业“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出版人精彩故事的图书摆在我们面前，它给整个中国出版行业的影响甚至不能只用惊奇来描述，也许这影响会是深层次的。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重组的时代。中国出版产业化发展风起云涌，其声势与规模，其创举与创见，可谓世所罕见、史称空前。战略投资、战略重组、联合兼并、资本扩张、改制上市、技术创新、国际化发展以及超大型出版项目，如此这般，一时龙虎风云际会，一时多少英雄豪杰，占据了业内报刊大部分的头版头条，获得了权威媒体的重点报道，充盈了出版产业经营者的心田，回荡在出版产业的天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版业，必得要从一系列产业的山峰沟壑中开辟出一条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通衢大道，不如此不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出版车阵隆隆驶过。我们的出版产业正处在风生水起、激动人心的劈山开路的重要历史时刻。可以想见，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也许正在到来。然而，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发展，大体需要战略、资产、人员、运营这四个基本点的支撑。当我们对战略和资产倾注了必要的激情和力量之后，现在不能不对人员和运营投入应有的热情和支持。一部出版史，是出版物构成的历史，说到底，也就是编辑、出版人活动的历史。特别是编辑，他们是出版业文化内涵的核心，他们是出版业最主要的生产力之所在，是出版业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细胞。正是古往今来无数编辑人士，发掘出数不胜数奇伟瑰怪、空前绝后的作品，演绎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书籍传奇，才有了今天汗牛充栋的书籍宝藏，承载了人类文明的传统和创新。无论今天和未来出版业再如何产业化，我们只要不打算放弃对文化品质的坚守，只要不打算放弃出版行业的责任，就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对编辑业务的研究。正如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赫伯特·席勒所指出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批判性地仔细考察工作程序的演变过程，同时将自身与文化事业的内容联系起来，当然，同样重要的任务还有对这些工业的运作和结构的仔细研究。”（《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版，2003，第476页）《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正是这样一本既“仔细考察工作程序的演变过程，同时将自身与文化事业的内容联系起来”的编辑业务实录与研究的专著。此书的中文简体本在出版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来到中国的编辑和出版人中间，肯定会引起大家新奇、亲切、欣喜的感觉。为此，我们

要感谢叶新先生的慧眼独具，还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匠心独运。

然而，这本书还会引起我们的忧郁和思考。我们要问，作为出版强国的美国，他们书业的“黄金时代”是如何衰落的。这是我们今天研读此书最重要也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请看作者阿尔·西尔弗曼在书中前言是怎样解释的。

首先，作者在前言里指出“黄金时代”形成的内在原因，“图书出版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编辑地位的提升”。继而，他指出其衰落则在于编辑地位的衰退，还在于“整个出版业全面呈现出保守僵化态势”。接着，他愤懑地批评道：“一批卓越的老牌出版人正在逐渐被那些盈利至上的商人所取代。”但是，作者并不偏激，在前言的最后一段，进而不无感伤地写道，这段黄金岁月的“衰落并不是始于真正爱书的出版人让位于那些利润至上的出版商之时。它开始于出版人和编辑们开始减少他们喝酒的次数。”作者微言大义地揭示了出版人和编辑的合作、交流、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他并没有一般地斥责盈利至上的资本对书业的负面影响，他怪罪的是出资的出版人与编辑的疏离甚至分道扬镳。这一历史的前车之辙可以提供给今日之中国出版产业作为借鉴和思考。

然而，《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并非一本旨在讨论资本与书业关系的研究专著。它是一部集口述历史、叙事性史料和作者个人亲历感想于一体的纪实性读物。全书的叙述从美国书业“黄金时代”起源的标志性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创始人罗杰·斯特劳斯开头。罗杰所创立的出版社在50多年里出版的书获得了17项诺贝尔文学奖。年迈的作者在2003年12月纽约最大的一场暴风雪之后前往造访当时已经87岁的罗杰。“看到眼前这个身子单薄、衣着破旧的罗杰我并不感到惊讶。”作者写道，“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大病初愈后的灰白色，双眼显得格外突出。但他全身收拾得很利索……他光滑的银白头发比过去向后梳得更紧了，这令他看起来像是已取胜的斗牛士。”两位老人一面注视着窗外正在铲雪的人们，一面平静地追忆往事。5个月后，罗杰辞世。于是这次交谈可以看成是“黄金时代”一位杰出出版人的绝唱。诸如此类的动人讲述，发生在“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和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中，构成了全书的每一章每一节。我们读到书中大多数的故事和细节，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故事和细节中人的灵魂，真切地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编辑出版职场的氛围，以及传统书业特有的纸张油墨的气味。作者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排山倒海地去追忆逝水年华里的人与书、光荣与梦想、傲慢与偏见、友谊与冲突。即便是傲慢、偏见和冲突，也已经有了时过境迁的况味，抑或是笑谈于马提尼酒中的洒脱。

在这些讲述中，我们找到了出版业最初的东西，那些质朴，那些智慧，那些奉献，那些意气 and 执著，还有，编辑和出版人生命的彩虹——那些书籍及其作家。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在活动，在为一些书、一些作者扮演着异常复杂的角色。在美国书业的“黄金时代”，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说得好：“只有作者才能够理解，一个伟大的编辑如何能做到既是父亲、母亲、教师，也是人世间的魔鬼或者上帝。”诚哉斯言，值得每一位编辑和作者记取和思考。

我要说，全书让我们最为感动的还是本书的作者阿尔·西尔弗曼。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出版人，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却有着一流的博闻强记、一流的敏锐眼光、一流的幽默而晓畅的文笔。他有着与那么多个性张扬不羁的大师级编辑和出版人长久深挚的交谊合作，因而书中的叙述倾注了他亲历亲见亲闻的真确情形和情绪。至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出版人那旺盛的生命力，如阳光一般穿越在120多位编辑和出版人之间，穿越在“黄金时代”每一个精神碎片之间，与那些人和事，那些闪光的精神碎片交相辉映。可以相信，这样的文字将会引得对出版业葆有浓厚兴趣的读者们长久地、反复地阅读和探究。

前面我已经提及，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书中写到了我的一位美国出版界友人，感到惊喜而亲切。这位友人就是贾森·爱泼斯坦先生。爱泼斯坦先生在兰登书屋工作了几近半个世纪，最后官至总编辑。贝内特·瑟夫在《我与兰登书屋》里自豪地宣称他把爱泼斯坦调入兰登书屋乃是一个非凡的人事举措，并亲切地把爱泼斯坦称为是“我背负的一个十字架”。在美国书业“黄金时代”，爱泼斯坦被称为“魔鬼理发师”，可见其编辑功力之出色。他还是著名的《纽约书评》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7月29日，我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接待了他。他已年过80，却主持了一项技术发明，即集成式按需印刷机，也就是本书前言里和213页处提到的咖啡印书机。这项发明被《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最佳发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正在引进这项技术，为全世界生产这款机器，爱泼斯坦先生便是为了与我们的合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我谈判。谈判是友好而卓有成效的。在谈判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在窥视这位美国出版业大师级老前辈，充满了对他的好奇和尊敬。会谈后我在北京大董烤鸭店宴请他和夫人一行。在宴席上，我还得知他是一位烹饪高手，正如本书在213页中所写到的那样，别有一番情趣。

时过一年，在《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里偶遇爱泼斯坦先生，

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书中的讲述，帮助我对这位老前辈有了深入的认识。我不禁由此生出一番感慨：作为“黄金时代”的编辑大师，年过八旬的爱泼斯坦先生以他所主持的一项技术发明走进了新的世纪，迎来了数字化出版的时代，真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情。“黄金时代”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在一些读者掩卷沉思不无神伤之际，无数的编辑和出版人却还在前行，继承与创新，总是出版业一脉相承的精神。正如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指出的：“在什么时候，新时代与旧时代并肩站立，一较长短；在什么时候，所有人的精力都被恐惧和希望所驱动；在什么时候，旧时代的历史荣光与新纪元的美好前景交相辉映？和以往一样，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阅读理解这本书，特别是以此来理解此书中文简体本在中国的出版。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今天这个很好的时代——像我的朋友爱泼斯坦先生那样。

是为序。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2010年7月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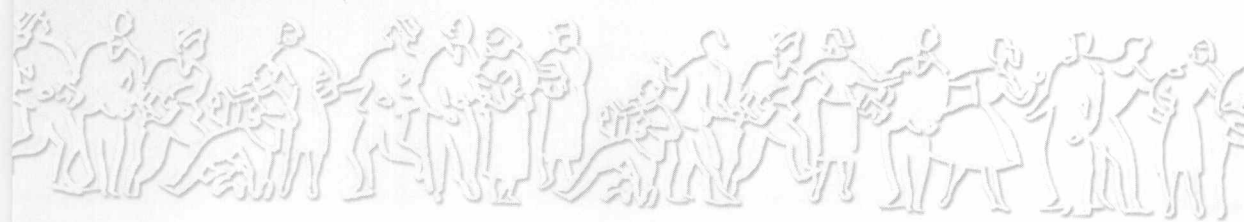
这是美国出版业黄金时代最华丽的背影：后来居上的5朵奇葩、丰硕仅存的7大圣果，以及席卷平装书革命的7股旋风，共同演绎了美国书业“马歇尔计划”的黄金时代（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到80年代早期）。

这是属于所有出版人留恋与敬仰的似水年华：120多位黄金时代的见证人，用栩栩如生的记忆、硝烟未尽的情愫浸染了那带有书香气息的马提尼之花。

一切的一切均可以在这个图书为王、文学当道的时代成为传奇：《等待戈多》的华丽转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解禁之战、《北回归线》的破茧成蝶、《鼠王》的粉墨登场、《二十二条军规》的盛装出炉、《秀拉》和《所罗门之歌》的联袂献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诞生、《大地之歌》的风生水起、《唯一》最悲哀的绝唱……

太多太多的人与事成为黄金时代书业风云里挥之不去的经典，太多太多的作品成为黄金时代永不褪色的丰碑。那段出版人眼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段编辑与作者相得益彰的默契之旅，注定是风云里的主旋律。

西尔弗曼用纪实的手法，客观而又饱含深情地为美国黄金时代的风云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译者东方式的演绎下，我们得以领略那一时期美国出版人的幽默、情趣、独特与辉煌。



尽管曼妙的马提尼之花在黄金时代后的岁月里逐渐凋零了，但是在中国出版业正处于转企改制、资本运作的大变革时代，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如何在资本时代坚守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在资本的驱动下我们是否还能够坚持出好书的理念？在利润的压力下编辑的地位是否弱化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为此，我们引进这本《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目的也是希望我们能在前行的路上借鉴他人的经验，从而减少跌倒的次数。正像聂震宁总裁所说的那样，“无论今天和未来出版业再如何产业化，我们只要不打算放弃对文化品质的坚守，只要不打算放弃出版行业的责任，就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对编辑业务的研究。”

我们随时可以从本书中检拾到一些思想的碎片：

在本书涉及的所有出版社中，法勒－斯特劳斯－吉鲁是唯一一家被收购后，起码至今还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出版社……

现在的出版社很好地继承了罗杰·斯特劳斯和罗伯特·吉鲁时期的遗风。如今该社总裁兼出版人乔纳森·加拉西很注意保留过去的那些优秀传统。在罗杰死后，韦尔兰·克林肯伯格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做了如下最贴切的表述：现在他的出版社经常被提起的是，在世界众多流线型出版机器的包围下，它就像是一个古董，一股效率低下的残余势力。但是，就像罗杰先生理解和证明的那样，在出版界真正的效率就是出众的品位。

西尔弗曼将本书视为向那个年代的编辑们致敬的一首赞歌，他相信与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段时间里产生的优秀编辑最多。其实，不同的读者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本风云录：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从本书里可以看到经典作品诞生的传奇与内幕；对于出版人来说，本书剪辘的诸多出版艺术大师们的身影能告诉我们何谓出版、何为编辑、何为作者与编辑浑然天成的交集。

2010年华章迎来了自己15岁的生日，15年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敢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始终坚持出好书的理念，为的是能够奉献给广大读者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使我们借美国璀璨的书业风云，攻中国出版市场华章之玉。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用文字浇灌读者心灵的所有编辑和出版人！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前言

2003年5月，我和妻子罗莎收拾行李准备搬离我们乡间的老房子，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愉快的38年时光。我们将要搬到纽约城里的一幢公寓。由于我们的一再坚持，老房子的新主人很不情愿地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使得我们能对旧居生活的漫长记忆做适当的梳理。

我们爬上旧居那异常杂乱的阁楼，在这里我们曾目睹一只浣熊咆哮着从我们身边走开，它的表情很是愤怒，就好像是我们“强行闯入”了它家一般。拿起那个堆放多年、已然发霉的纸袋子，不断有破旧的纸张残页散落下来，其中一页飘然落到我的脚面上。这是《科克斯书评》（Kirkus）选集，我都记不得了。该书由我从《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Book-of-the-Month Club News）的历年文章中甄选出来并汇编成册。它于1986年，也就是每月一书俱乐部成立60周年之际，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再读这部书评，我在想自己是否真的领会了其中的真谛？

在我晚年生活的近几年中，有几位朋友一心想要我再度忙碌起来，他们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然而，我此前从未想过这一点。因为有太多人写回忆录了！特别是现在，



如果人们只要一册的话，只花区区3分钟，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发明的咖啡印书机就可以印出他们想要的书。

我们继续从阁楼上往外搬东西，这时一堆准备带回纽约城的杂志出现在我面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收集杂志的创刊号，也收集那些无法摆脱停刊命运的终刊号。我随手捡起一本大开本杂志，这是《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创刊号。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拿着它，因为一直有点点纸屑掉落在手中。在1963年的一场大罢工中，纽约城的许多日报社纷纷关门。在此期间，包括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和她的丈夫贾森·爱泼斯坦在内的一小群志存高远的男女，创办了这本旨在为那些爱书之人提供临时读物的杂志。在阁楼上，我暂时停下手头的整理工作，转而阅读这本杂志的“致读者”专栏，它阐释了自身的编辑方针。文章开头如是说：“编辑们所希望的，是对市面上新近出版的某些高品质图书提出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可能是不完善的，作为一本有责任感的文学杂志应该具备并发掘出某些品质，而它们在美国不仅表现为一种主动的需求更是一种迫切的要求。”在45年后，尽管人们对于这样一本杂志可能已不再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人们仍旧需要它，它仍然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对于这段话我确实是深有体会。确切来说，这样一本杂志能够成功诞生，是因为那是一个图书成为人们至爱的时代。由于那段时光，加之我在每月一书俱乐部16年的工作经历和在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Penguin）9年的编辑生涯，让我发掘出美国图书出版业那段逝去的黄金时代。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的思绪再一次发散开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应该以那场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的1946年为开端，一直追溯到整个出版业全面呈现保守僵化态势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这种僵化态势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一批卓越的老牌出版人正逐渐被那些盈利至上的商人所取代。

首先我对那些品格高尚的美国出版人心存敬畏，特别是那些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十年之久的出版人。当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小说都经由当时的大师级编辑马克斯维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之手出版，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这些出版人为了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巨著的问世而大声疾呼。事实上，在我所采访的见证者中，只有一两位认为这段较早时期的出版岁月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四十年更加辉煌璀璨。

此刻，不断又有其他的记忆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1989年秋天，我应邀到耶鲁大学住宿学院研讨班讲课。耶鲁大学共有12个学院，每个学院都要求开出两个不在耶鲁课表内的新课程。我所要做的就是为这样一门新课程想个点子。为此我开始翻阅书籍，每当陷入迷途之时我都会求助于书。我设想为此课程取名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小说化阐释（1970~1990年）”。耶鲁有两个学院采用了这门课程，于是我受邀成为耶鲁的一名校外教师。

我精选了那时期的12本小说让学生阅读。它们并不都属于那20年间的最佳小说之列，但意味深长之处在于每本小说都聚焦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例如，关于“极度焦躁的年代”，我推荐的是唐·德利洛（Don DeLillo）的代表作《白色噪音》（*White Noise*）。至于“少数族裔经历的现实”，则要首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突破之作《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希望、恐惧与紧张心态”，我选择了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思家饭店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她小说中的头一句是“就在珀尔·塔尔慢慢死去之时，一个可笑的念头突然闯入她的脑海。”很引人入胜吧？）

我所推荐的诠释那20年间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他小说还有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女洗手间》（*The Women's Room*）、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玛丽·戈登（Mary Gordon）的《最后的惩罚》（*Final Payments*）、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日出之旗》（*A Flag for Sunrise*）、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虚妄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阿瑟·科恩（Arthur A. Cohen）的《西蒙·斯特恩的岁月》（*In the Days of Simon Stern*）、戴维·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的《昌奈斯韦尔案件》（*The Chaneyville Incident*）、鲍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的《冷暖天涯》（*In Country*）和托尼·希勒曼（Tony Hillerman）的《时间小偷》（*A Thief of Time*）。

我觉得，在耶鲁的教书经历令我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接近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不过最终促使我着手写作本书的动力来自于非小说类图书中的两部杰作：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Sanchez*）和劳伦斯·里特（Lawrence S. Ritter）的《那时的荣耀》（*The Glory of Their Times*）。两者走的都是同一风格路线，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他所谓的“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即让每一个家庭成员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生活中的故事。”通过这种方法他向读者讲述了墨西哥城里一户贫穷人家的故事。而劳伦斯·里特更是

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于2004年去世）。他带着录音机登门拜访一些伟大的老棒球运动员，请他们讲述20世纪早期与棒球及其生活相关的故事。著名的棒球解说员雷德·巴伯称《那时的荣耀》“是长期以来唯一一本最佳的棒球类书籍”。

这两本书都是完全的口述历史。我决定将这本《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定位为多种内容的混合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一部分是叙事性史料，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的讲述方式。我的工作与当时刘易斯和里特所做的一样，需要外出采访。我采访了众多的编辑、出版人、老板和其他有关当事人，听他们讲述那段光辉岁月。很让我吃惊的是，有如此之多的受访者在访谈结束时都会对我说同样的一句话：“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以此为出发点，我开始了自己的发现之旅。

若干年前，在《纽约时报·书评版》的头版评论中，保罗·泰鲁（Paul Theroux）点评了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的《格雷厄姆·格林生平》（*The Life of Graham Greene*）第三卷。他写道：“对于那些不到花甲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现在已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的那个文学界，特别是当时的小说家在公众当中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力。”

近来，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在《纽约客》杂志撰文评论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称他的时代是“图书为王、文学当道的世界”。

事实上，书籍正如同一股清新之风席卷当时的美国大地，在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适逢此时，电视是新生事物，电子技术方兴未艾，书店几乎都是独立经营。加之当时的美国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老兵们很容易免费进入大学学习。对于那些试图在这一新的受教育人群中找准自我定位，想获得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而言，这实在是段令人愉悦的时光。

是谁掀起这段黄金时代的首个高潮，为什么有这样的高潮？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呼吁写一写反映他们战时经历的小说。那批早期的战争小说大多出自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欧文·肖（Irwin Shaw）、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其他一批作家之手，他们被卷入了那场清新文化潮流的中心。

确切地说，这个黄金时代起源于1946年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创办之时。在本书的开篇,你会看到随着罗杰·斯特劳斯的身影不断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庆典现场,他也随之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文学纪元。他和杰出的编辑罗伯特·吉鲁(Robert Giroux)携手,出版的图书最终 17 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世界各地。随着那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束,欧洲文坛过去所标榜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也随之轰然坍塌,剩下一批颇有前途的年轻作者孤独地漂泊着。由此,美国的图书出版人开始实施他们自己的“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那些已然处于黄金发展期的老牌出版社,诸如克诺夫出版社(Knopf)、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维京出版社、哈珀出版社(Harper)和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等,那些新兴的出版社,从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到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的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再到雅典娜神殿出版社(Atheneum),也在从法国、德国、意大利、拉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肆网罗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举例来说,1950 年,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青年理查德·西弗(Richard Seaver)被一位同样住在巴黎的无名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两部小说深深吸引。3 年后西弗将有关贝克特的消息透露给巴尼·罗塞特。罗塞特为此去了法国,为他的格罗夫出版社带回了《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也由此开始了令人惊异的出版事业。

紧接着的事例来自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当时最为著名的编辑之一西蒙·迈克尔·贝西(Simon Michael Bessie)成功出版了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t)的文学巨著《唯一》(*The Last of Just*)。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评委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称“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为悲哀的小说,几乎和历史一样悲哀。”

因此突然之间,老作家发现他们被随处可见的新作者包围了。在维京出版社任主编的几年间,我十分乐意与我的作者共事。但在本书中,我只采访了其中的两位:托妮·莫里森和埃德加 L. 多克托罗(Edgar L. Doctorow)。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做的是编辑,其次才是作家(至少从时间顺序来看是这样的)。我将本书视为向那个年代的编辑们致敬的一首赞歌,我相信与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段时间产生的优秀编辑最多。尽管在我们那个年代,编辑更多时候被视为是古怪而又孤僻的专业人士。

基思·詹尼森(Keith Jennison)将其强大的事业版图扩展到图书出版业的各

个领域。他在著作《最美好的时光》（*The Best of Times*）中曾这样谈论他的编辑生涯：“杰出的纽约编辑们一致要求的工作前提就是编辑要与作者一同工作，从而能发现更多的作品，以应对读者或评论家的需要。”我认为在任何时候编辑的付出都未曾获得过足够的回报，可能马克斯维尔·珀金斯是个例外。多年来，许多出版社老板几乎都难以忍受他们的编辑。例如乔治 H. 多兰（George H. Doran）（他的出版社在 1927 年与双日出版社合并）就曾对编辑下过这样的评价：“每个大出版社都有颇有能力的总编辑。很多时候，总编辑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很少能成为出版社的主导者，因为现代出版业需要的是极具商业头脑的总裁。”

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的表述更为深刻。他在 1972 年接受《星期六评论》（我收集有终刊号、不幸停办的杂志中的一种）采访时表示：“图书出版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编辑地位的提升。早期的一切出版事宜都很简单。一本书稿来了，作者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可能这就是我们每逢谈起出版业都会提及的“家庭手工业”一词的本意。

我可以列举出至少 50 位这一时期的男士和女士，如果有所谓的“图书编辑名人堂”的话，他们都绝对有资格登堂入室（或许本书会成为这样一个开端）。你能够从他们的工作中学到一个出色的编辑是如何帮助作者完善作品的。在此，我不得不提及以下这 4 位编辑。

首先要从罗伯特·吉鲁开始，他的出版搭档罗杰·斯特劳斯称他是“这一时期仍旧在世的最出色的编辑”。现已 94 岁高龄的吉鲁尽管早就退休了，但当我最近一次同他交谈时，他还能清楚地记起两位关系不睦的文坛重量级人物 T. S. 艾略特（T. S. Eliot）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突然同时来到他办公室的情景。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吉鲁如何妥善处理这两位间的纠纷，以及其他人在文学上的争论。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这些年将大量时间用于克林顿自传的编辑工作，以及为各类杂志撰写绝妙的评论文章。在那段黄金岁月里，无论是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还是克诺夫出版社任职，他都是“编辑中的编辑”。他谈到了当时许多令人称奇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的作者，其中有查姆·波托克（Chaim Potok）、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和“佩姬小姐”（Miss Piggy）。在本书中，他谈到对专业编辑工作而言，需要的是学识与智慧并重。

在 2007 年的早些时候，罗伯特·卢米斯（Robert Loomis）庆祝了他在兰登